

忆古思今话重阳

潘玉毅

中国人自古以来有过重阳节的习俗。最早可追溯到何时虽未必可知，但可以确定的是，重阳之名在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的手书里已有记载。翻阅古籍还能看到，早在先秦时期，九月初九与三月初三这两个日子，已对国人有了特殊的意义。在作者为谁尚无定论的《西京杂记》里，重阳节更与上巳节一起被时人视为春秋两大节，袪秽与登高，皆有祛除不祥、祈求美好的寓意。而在唐代被定为正式节日之后，重阳节更成了举国同庆的日子。

唐朝某年九月九日，十七岁的王维独自一人漂泊于洛阳与长安之间，适逢重阳，沿街所见，皆是佩戴茱萸的人，他们饮着菊花酒，吃着重阳糕，还相约去附近的山川登高望远，将节日的气氛点燃得分外浓烈。这一幕幕场景落入眼帘，不由令王维想起了

远在故乡的亲人。

此刻，故乡的叔伯兄弟想必已经将美酒装满了葫芦，将美食盛入了篮子，提壶携酒，一道去登高了吧？只是不知道他们挨个插戴茱萸的时候，会不会想起客居他乡、举目无亲的我呢？情到深处无从宣泄，唯有借笔抒发，于是他便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首诗可以说将异乡人的归思写得十分刻骨了。

转眼之间，1300年过去，摩诘之名早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情缘也在民间流传不息。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名叫陈少华的歌手从浙江新昌去广州闯荡，飘零异乡的他许是想起了千年之前的那位诗人，心生共鸣，作了一首《九月九的酒》：“又是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

的人儿，飘零在外头。又是九月九，愁更愁，情更忧。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这首“酒香”浓烈、“乡愁”更浓的歌曲传遍了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装点了不少“80后”的童年。

可见，因为重阳的关系，乡愁的母题模糊了古今的界线，像糖葫芦似的，将人心一串而起。虽然人们对于“登高”的习俗已不如古时那般热衷，过节的气氛也不似从前那般热闹，却也从未将它遗忘。于现代人而言，重阳依然是一个节日日子，只是在多数人的心目里，它已悄然演变为一个老年人专属的节日，称其为“老人节”一点都不为过。无论是九九重阳所包含的尊贵、长寿之意，还是“四民并籍野炊宴”的古老习俗，都与之相符。到了九月初九这一日，人们多半会选择与家里的老人一起度过。为长辈准备一桌丰盛的菜肴，听他们闲

说那些陈年旧事。那些回不了家的人也会记得打个电话，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问一声平安。

2000多年前的墨子曾有一问：“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这是一个反问句，其大意与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论调相仿。像爱自己一样去爱老人，像对待自家的老人一样去对待那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老人，这无疑是一种大爱，也是当下的一种流行趋势。放眼我们的身边，有许许多多的志愿者，选择在重阳这一日，为那些素昧平生或仅有几面之缘的孤苦无依的老人过集体生日，赠他们衣物，与他们闲话家常，为他们送去关怀与温暖，并将这种关怀与温暖延伸到生活的日常。“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那些老人，即便不曾登高，不曾赏菊，不曾吃桂花糕，心中想必也是欢喜的吧。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入秋以后，风一起，雨一下，天气便凉了。从短袖到长袖，从薄衫到外套，从九月初三的“露似真珠月似弓”，到九月初八的“冲天香阵透长安”，绿杯红袖紫兰黄菊交错间，“不似春光，胜似春光”。无论身在哪里，这样的重阳，都有人情似故乡。

桂花馐

虞燕

中国的传统节日，大多有吃的一席之地。比如重阳节，要吃重阳糕、饮菊花酒。菊花酒如今已渐渐退出国人的生活，取而代之的似乎是桂花酒。要数江南秋天最美最应季的酒，想来也莫过于桂花酒了。

人生中的第一次“醉”，竟是因为桂花酿。此酒黏稠、绵甜，色呈金黄，澄澈透亮，如灯光照射下的琥珀。桂花酒也有年头了，《楚辞·九歌》中即有“援北斗酌桂浆”之句。尝一口，米酒的醇厚与桂花的香甜奇妙融合，味蕾立马被俘虏。咂咂嘴，越喝越想喝，殊不知，桂花酿后劲足，一不小心就喝到微醺，继续贪喝很可能沉醉不知归路。

除了酿酒，古人以桂花入馐，留下了不少食谱，如，宋林洪《山家清供》中的广寒糕，《清供录》中的天香汤。《红楼梦》中的木樨

露，是桂花蒸馏所得香液，令百般挑剔的宝玉“甚喜”，足以见它的不凡。到现代，桂花馐更有被踵事增华的趋势，桂花银耳汤、桂花枸杞茶、桂花赤豆羹、桂花马蹄糕、桂花汤圆、桂花凉糕，乃至桂花盐水鸭、桂花小排骨、桂香蜜烤翅……不一而足。有个成语叫锦上添花，桂花可谓实实在在的“添花”，揉进点心、撒入甜汤和菜肴，使诸多食物添彩生辉。

每年重阳时节，正是丹桂怒放之时。记忆里，外婆家的橱柜总可见一两只广口瓶，瓶里储存着腌制的糖桂花，摇晃两下，放平，看瓣瓣小黄花依偎着糖汁从瓶壁缓缓滑下，那种暖暖的润润的橘色让人莫名欢喜。

外婆可宝贝她的糖桂花了，两个阿姨若偷吃了，肯定要挨骂。制作桂花淀粉糊是外婆的拿手好戏。淀粉是红薯淀粉——外婆自己种的红薯，自己晾的粉。红薯粉加些水，用筷子拌匀后倒进小锅，用文火煮。上锅后继续用一根筷子搅拌，边搅边一点一点加水。待淀粉慢慢转为透明，一大勺子的糖桂花

“味”一声浇下去，馥郁的香味四处散开。橘色的桂花点缀在晶莹剔透的糊糊上，盛于碗中，像一个漂亮的大果冻。舀起一调羹入口，滑滑的软软的，瞬间融化在舌尖，清甜不腻，幽香满溢。按外婆的说法，桂花淀粉糊不但好吃，还可以治疗拉肚子。

桂花糖年糕便相对金贵了，逢年过节才端上桌。那个时候，年糕倒不算稀奇，主要这道甜品费油费糖。熬糖色是关键，火候和时间都要把握好，熬得太稀、太干甚至熬焦，都算失败。所以这道工序，外婆从不假以人手。米浆油下锅，烧热，倒入白糖，用铜铲搅拌至融化，待糖液成琥珀色后迅速加水，放入原先煎好的厚片年糕，最后舀两勺糖桂花淋下去。桂花糖年糕糖色透亮，油滋滋的，入口软糯香甜，有桂花香缭绕于唇齿，就算放到今天，也是道妙品。

桂花糯米藕被称作金陵最有人情味的四大街头小食之一。我看着糯米藕一片片泛着油光，斜躺在盘子里，心里想：这糯米是怎么钻进藕孔里去的？后来亲见了一次制作桂花糯米藕的全过程。原来先要把藕的一头切开当盖子，用筷子将泡过的糯米塞进藕孔，装满后合上盖子，用牙签固定，最后加干桂花和冰糖入锅炖制（也可以炖熟后浇上糖桂花）。工序有些繁杂，用时也比较长，遂觉得做菜也像是一种修行，要用心又要耐心。桂花糯米藕清香软糯，甜而不腻，丝丝入味。以前怎么也没想到，藕居然可以做成这般味道。

至今见过的颜值最高的桂花食品大概要属椰汁桂花糕了，层次分明，玲珑剔透，桂花撒得星星点点，宛如艺术品，简直不舍得下口。戳一下，颤颤悠悠，晃得憨态可掬。送入口中，还未跟舌齿亲热，眯溜一下，就滑入食道，进了肚子，仿佛跟坐滑梯似的。

《离骚》里有云：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拾花入馐，自古风雅。寻常的烟火气里混入了花香，日子也仿佛诗意起来。

诗意重阳

佳节重阳，何必抱怨工作占据？只要心门打开，自有秋的清致、情的飞絮、酒的醇香，飘入心间。

不必出门，诗笺里有广阔天地，有明亮欢喜；有暗香浮动，有浮生可寄。如此度过重阳，也叫不负时光。

饮一壶醇酒

兰陵美酒郁金香，
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
不知何处是他乡。
——唐·李白《客中行》

第一杯酒给旧时友，醉倒眉

眼难收手；第二杯酒送世事忧，望穿人间遍及愁；第三杯酒敬再回头，触得一笑一回眸。

嗅一抹桂香

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

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梅定妒，菊应羞，画阑开处冠中秋。

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

——宋·李清照《鹧鸪天·桂花》

登一座高山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宋·王安石《登飞来峰》

愿你一生有山可靠，有树可栖，与心爱之人，春赏花，夏纳凉，秋登山，冬扫雪。

思一位旧友

清愁恹恹夜，
弦弦风雨来。
孤灯闻楚角，
残月下章台。
芳草已云暮，
故人殊未来。
乡书不可寄，
秋雁又南回。
——唐·韦庄《章台夜思》

坐在庭院中，享受阳光给予的温暖，听一首能放慢时光的曲子，喝一杯冒着热气的红茶，写下思念。

念一人终老

人道海水深，
不抵相思半。
海水尚有涯，
相思渺无畔。
携琴上高楼，
楼虚月华满。
弹著相思曲，
弦肠一时断。
——唐·李冶《相思怨》
(西米/辑)

谢庆秋

中秋节前几日，一大学同学来甬游玩。这是毕业31年后我俩第一次见面。虽说上学时我们的关系很一般，但3000多公里的关系下老同学见面，又是时隔31年，高兴也是发自内心的。

同学喜欢书法，我便带他去逛宁波书城。翻看

字帖时，他指着一句诗问我“可曾读过”，定睛一看，原来是“忽有故人心上过”。没读过，也不曾听说过。百度，知是龚自珍的诗。用店内电脑一查，有《龚自珍诗集编年校注》，从中知晓此乃“已亥杂诗”第一百五十七首中的一句，注解不甚详细，但中心思想明确：此“乃定庵先生怀念友人也”。

从书城出来，同学说想找个清静所在坐一坐，如若茶则更好。正好，书城对面有一家茶馆，我们便走了进去。

同学捧着一杯茶，望着氤氲的水汽，若有所思。我问他“在想什么”，他答非所问：“忽有故人心上过！谁人从我心上过？我又到过何人心？”

那天我们谈了很多，都是关于同学的，从刚入学时一切未知所抱有的新鲜好奇，到一切都熟悉后同学关系的微妙变化；从某个男生向某个女生表白而被拒绝后的茶饭不思，到某个班委因谈恋爱而被取消中共预备党员资格（当时学校规定：谈恋爱者不能入党）；从所知道的毕业后的工作情况，比如谁做了校长、谁脱离了教育口、谁还在教书，到谁因腐败而“进去了”，甚至谁因某种疾病而英年早逝。

我们是1987年毕业的，毕业10周年时，部分同学张罗了同学会，听说43个同学中有20人参加。我和他都没参加。这次他说是因为家里有事脱不开身。以我对他的了解，我们两人的原因应该一样：路途遥远、琐事羁绊的因素，有，但主要的还是不想为某些“事业有成”的同学当陪衬。

“是这样吗？”我问。

“也许吧。”他答。

“可笑啊，我们太脆弱了。”我说。

“而且相当幼稚。”他补充道。

在今天以前，我们谈的都是这三十多年来各自的工作、生活情况，很少谈及大学时光，现在才发觉：记忆本就植根于岁月中，植根于我们心灵深处，想有选择地留取或忘记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能记得有限生命中的一些痛苦和欢乐，就尽情地回想，然后再好好地收藏。因为，总有一些人、一些事是我们此生一生留不住但又忘不掉的。这些本能的记忆最真实，无论它曾经使人如初恋般欣喜若狂，还是如诀别时痛彻心扉。

待走过了岁月、一切尘埃落定，那些用记忆串起来的人和事，已成为心中一抹永远的美丽，如水面的芙蓉，即使如心头一道或深或浅的疤痕，又有什么关系呢！回首向来青葱日，愿人心抛却仇。何况哪有什么仇啊！

对过去的人和事无法释然，是心理的逼仄；考虑问题不能换位思考，是思想的逼仄。人际交往中两种能力很重要：调整自己情绪的能力和反思的能力。所以多年以后回想起当年大学时光，不应再感到有什么不如意，也无所谓过得好不好，无非是四十



李清照诗句 邹大明作

多个年轻人按自己的想法，以个人化的方式，与其他同学或亲密无间、或貌合神离地走过人生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然后决定去哪座城市、做什么工作、和谁谈恋爱并走完一生。不管过程如何、结果怎样，既然发生了，就有其合理性。想通了这一点，对很多事情也就能泰然处之了。

“往事和它所裹挟的一切，今天终于有了渡口。此次来宁波，今天最舒暢。”

“渡口在哪里？”

“忽有故人心上过。”

同学是9月27日返家的，一来是为了避开“十一”客流高峰，二来他想跟父母过重阳节。在机场他说，回去后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和当地其他几个同学张罗一次同学会，不必逢五逢十的。“到时

候若身体情况允许，你也一定回去。”他“命令”道。又说：“希望重阳节时，我们遍插茱萸不少人——至少在心里。”我诺诺连声。

今夜，真想邀心中牵挂的同学，举一樽老酒，徐徐饮之，细细品之。若想鲸吞牛饮，可以；把酒临风叹鬓霜之时，若有“惊倒邻墙、推倒胡床”的忘形之举，亦无妨，毕竟时光不会停留，一切终将如日暮苍山，想要做的事，余生可能不够了。所以，珍惜一切吧——过去了的、眼前的、以后有限时光中的。我们终将远去，成为我们辈心中的故人，眼下要做的是努力让自己成为后辈、后死者心中值得思念的故人，不要因为他们“心上过”而影响他们的心情。我期待这样的结果。

重阳典故拾零

清宸

九月初九，原先仅是古人择定的一个秋祭日子。至唐代，被定为正式节日。因古人以六为阴、九为阳，九月初九，日月并阳，是为“重阳”。“九九”与“久久”谐音，其间又蕴含了一种长命永昌的吉祥含义。

重阳佳节，除了踏秋、登高，民间还有赏菊、饮酒、煮茶、弹琴、插茱萸、吃重阳糕等多种习俗。特别是菊花、茱萸这两种植物，与重阳的关系尤为密切。菊花是凌冬不凋的花卉，象征长寿。据史书记载，曹丕曾在重九日，备了一盆上好的秋菊，送给钟繇，祝其安享福寿。到了宋代，人们制酒，喜欢在里面上菊花和茱萸，还给茱萸和菊花分别取了“辟邪翁”和“延寿客”的雅号，“借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

历史上还留下了不少关于重阳节的名人趣闻轶事。先来说说大名鼎鼎的田园诗派创始人陶渊明和他外祖父的故事。

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弃官后隐居田园。可身为名士，用今天的话说，他拥有不少粉丝。有一年重阳将至，陶渊明去庐山游览，身边无酒，好不寥落。江州刺史王弘一直想见偶像五柳先生。无奈对方清高，不愿与官场人物交接。但此次王弘有备而来，他先请人牵线搭桥，然后携酒相见，最后终于得偿夙愿。陶渊明和王弘举杯共饮，既消解了阶层分别，也彰显了魏晋风度，为后世留下一段佳话。

古代诗人写重阳诗，最常用的典故，莫过于“孟嘉落帽”。李白不说“落帽醉山月，空歌怀友生”；杜甫道“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苏东坡也写“花枝不共秋吹帽，笔阵空来夜斫营”。

这“落帽”的主人公正是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孟嘉在东晋大司马桓温的幕内任参军。某年重阳，桓温带了手下众将官，登高饮酒赏景。此时，忽然刮来一阵大风，将孟嘉的帽子吹落。孟嘉自己没有发现。桓温看见了，却不提醒，反让手下下一个文士作文把孟嘉嘲笑了一番。孟嘉事后看了那文章，不以为意，还极为赞赏，甚至著文回应。对该典故，后世有不同的评价。有的说反映了孟嘉洒脱浪漫的名士风范，有的说体现了孟嘉对位高权重者的鄙视和不屑。但不管怎样，“孟嘉落帽”现已成为一句成语，被用来形容才子名士的风雅洒脱、才思敏捷。

还有一个重阳故事是关于李商隐的。李商隐诗才卓著，早年受晚唐“牛李党争”中“牛党”骨干令狐楚的提携，后来却做了“李党”人士王茂元的女婿，一辈子艰难生存于党争夹缝中，郁闷不已。令狐楚亡故后的一个重阳日里，李商隐在令狐绚（令狐楚之子）家中的壁上题了首《九日》诗：“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人问，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此诗一方面怀念了旧日恩主，另一方面希望令狐绚能像他父亲那样重用自己。据说令狐绚观诗后，百感交集，将题有该诗的房间锁了起来，不再开放。

重阳佳景殊美，天高云淡，水绿山明，枫殷菊黄，霜月清光。可借古人写诗，惯于“悲秋”，让人读后总觉重九一过，严寒将至，仿佛佛人也步入了桑榆晚景。其实不然，宋人韩琦就说过：“谁言秋色不如春，及到重阳景自新”——这个节日同样可以叫人心胸辽阔，意气风发。